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一回 昇平橋義俠贈劍

話說漢朝有一世宦，洛陽縣人，姓郝名鸞，字跨鳳。他父親在日，曾做鎮殿將軍，母親誥命夫人。不料父母雙亡，又無兄妹。這郝鸞生來面如重棗，兩道濃眉，身長七尺有餘，腰寬背闊，勇力過人。又兼詩詞歌賦，件件皆精，生平性格超凡。將父母所留百萬家資，專結交天下豪傑，而且揮金如土，扶危濟困。不上幾年，家業蕩盡，房屋又遭天火而焚。家人奴僕各自散去，只有一個老人家相隨，思想再造房屋，無有銀錢，雖有些相好捐資，郝鸞不肯受人分文，只與家人住在祠堂之中，每日演習武藝而已。光陰迅速，不覺一年有餘，時至隆冬，大雪紛紛，適有朋友請至城中飲酒賞雪。至晚出城回祠堂，雪風更大，望見房舍如銀裝砌一般。這郝鸞冒雪而行，剛到昇平橋邊，上橋行走，耳內聽到賣劍之聲，那時郝鸞聽了「賣劍」二字，他便住了腳，抬頭一看，只見一個道者，頭戴鐵冠，身穿元色道袍，手捧三口劍。這郝鸞走向道者面前，將手一拱言道：「道翁賣劍可請與我觀否？」那道者把郝鸞上下一看，便說：「壯士你要看貧道的寶劍麼？」郝鸞道：「正是。」道者說：「這等大雪紛紛，卻怎好看，不如到背雪之處去看。」郝鸞道：「此處離我所居不遠，請道翁一走何如？」道者道：「怎敢造府？」當下二人踏雪到祠堂，見禮坐下。郝鸞問：「道翁仙居何處？此劍何名？」道者笑言：「貧道游於四方，遍訪天下好漢，姓司馬，名傲，別號鼻鼻子。壯士可是郝跨鳳？」跨鳳聞言說：「弟子眼內無珠，多多得罪。」郝鸞與道者又重見禮坐下，司馬傲說：「公子請看寶劍。」遂雙手遞與郝跨鳳，跨鳳接過劍來，擊出劍鞘，只見那劍光華奪目，霞彩動人，遂摘一根頭髮，放在劍口上，便吹口氣，那發即兩段，真乃吹毛利刃之寶。三口寶劍，郝鸞一一看過，愛之不盡，言道：「弟子不識三口寶劍何名，請問仙長指教。」司馬傲道：「公子不必相問，只看劍鞘上三個字，便知其名。」郝鸞復又擊劍出鞘，看三口劍上字，甚是明白，一名龍泉劍；一名攢鹿劍；一名誅虎劍。看畢便問：「仙長，每口價銀多少？」司馬傲道：「每口要赤金一千兩。」

郝鸞道：「弟子手內乏鈔，買不起。」司馬傲道：「公子此言差矣，大丈夫志在四方，怎說『買不起』三字，貧道看公子品貌超群，日後必有大富大貴，古人云：寶劍贈與烈士，紅粉送與佳人，若公子有愛劍之心，貧道三口寶劍俱送公子何如？」郝鸞道：「仙長是取笑小生了。」司馬傲道：「怎敢取笑公子，但公子終身富貴在此劍上，只是公子只用一口，那兩口另有英雄用，貧道煩公子訪尋好漢，若有比公子強些的，便可贈他，日後做成一番事業。」郝鸞道：「蒙仙師指教，又贈寶劍與弟子，但不知英雄出於何處？」司馬傲道：「此處無人，可去河南開封府尋訪，那時自然遇見奇異之人。貧道理當奉陪前去才是，奈貧道還有些正事。」言畢起身就走，那郝鸞謝之不盡，又留他不住，那司馬傲臨別之時，說道：「公子千萬莫負貧道這三口劍。」郝鸞點頭相泣，言道：「弟子謹依師命。」拱手而別。

只見司馬傲是個高人，卻也不敢違他吩咐。就與老人家商議，由此去河南，奈路程遙遠，盤川俱無，怎生去得？老人家道：「大爺慮得極是，且把今歲過了，到明年再作區處，待老奴慢慢作法。」郝鸞依言。光陰似箭，不覺又到歲暮，除夕已過，正是：詩曰爆竹一聲催臘去，梅花幾點送春來。

郝鸞過了元宵佳節，又對老人家說：「正月將終，我要行走，起身出門，你是怎樣替我作法？」老人家道：「為今之計，只得與那些受過大爺恩惠的，與他們借些盤費、衣服行李才了。」郝鸞道：「怎與他們啟齒？」老人家道：「相公不必開言，等我與他們說便了。」郝鸞道：「你可就去請他們來。」那老人家去不多時，請到四□多位人來祠堂中，與郝鸞見禮已完，依次坐下。只見眾人齊道：「大爺呼喚有何吩咐？」郝鸞只不開口，老家人在旁說道：「我家大爺請列位到此，並無別事，只因要到河南開封府去，有一親眷，幾年未曾探望，前日有信到此，請大爺前去走走，奈路途遙遠，欠缺盤費、行李衣服。思來想去，並無別處設法，然後老奴思想到列位身上，大家量力幫助，日後加利奉還，所以請列位來一同商議。」那眾人道：「我等蒙大爺天高地厚之恩，尚且無以可報。」內有一個說道：「我的父母承大爺多少恩情。」又有一人說道：「我們有了官司，要大爺救出來，大恩未報。」眾人又說道：「我們的家資情願與大爺分用。」郝鸞道：「列位若出此言，我就當受不起，連幫我盤費都不敢領了。」眾人見郝鸞如此，便道：「小弟說話，一時唐突，大爺休怪。」眾人們又說道：「我們等大爺動身，告辭，小弟們權且告退，明日即當送上。」郝鸞道：「真真承情。」送眾人出門長揖而別。

且說眾人到一個僻靜所在，相同商議，說郝兄乃大丈夫，來日是他出門，況且向眾人說過借貸的話。今日我等大家開了名字，一一湊出程儀。有送二兩的，有送一兩五錢的，一時寫了六□多兩銀子，還有未曾開寫者，眾人各自散去。到次日總湊一堆，俱到郝家祠：「眾人蒙大爺吩咐，小弟們不敢違命，遂將名字同銀子，放在桌上。」郝鸞道：「我實不過意，蒙各位厚情。」眾人道：「大爺何出此言？少表寸心。」大家朝上一揖，躬身而散。郝鸞的家人把銀子單帖收了。次日，還有些朋友，聽得郝鸞要往開封府，齊齊捐資，郝鸞一一收了，共有二百多金。叫家人去備了行李衣服。又得幾個牲口，郝鸞又謝了眾人。

擇二月初二日起程，眾人備酒送行。前一日郝鸞買了三牲，拜辭宗祠，又到墳前拜辭父母，當晚用了夜飯，又取幾兩銀子，與老人家。又拜托各朋友，照看老人家。次日天明用過早飯，吩咐老人家：「我去之後，用心照管門戶，多則半年，少則兩三月就回。」老人家說：「不須大爺吩咐，自然曉得。只是大爺路上須要小心。」便把行李牲口，備得停當。郝鸞將銀子收在身上，腰中掛了龍泉劍，那兩口劍收在行李內，跨上牲口，主僕灑淚而別，投河南開封府。

一路曉行夜宿，那日到了河南開封府，進得城來，尋了下處，進了客房，便叫人搬行李進店。小二拿了一壺茶說：「相公恐未用飯？」郝鸞道：「取來。」小二取了酒飯，郝鸞用過，小二收去。一齊已過。到了次日，郝鸞來到街坊尋訪英雄。雖有幾人，入眼不上。又訪幾日，並無一人。一日站在店門口，便問小二道：「這裡果有熱鬧所在，玩玩否？」小二道：「相公要玩玩，出了西門不上二里路，有一爭春園。百花開放，何不去飲酒散悶？」郝鸞聽了，便將房門鎖上，出了店門，奔爭春園而來。一路見玩的人，三三兩兩而去，郝鸞隨了眾人行走。

有一里路，遠遠望見園林，掛著一面白色的招牌，上寫「爭春園」三個字。園裡共三□多座亭台，兩邊數不盡的樓閣。亭中有一小亭，上寫「四賢亭」三字。郝鸞便走上亭來，亭中放張八仙桌子，八張椅子。郝鸞就在椅上坐下，只見一個小童掃地，過來放了幕，在爐上泡了一盞碗細茶，捧到郝生面前，叫聲：「爺吃茶。」郝生認是園內到來的茶，一飲而盡，將碗放桌上。

那書童又到面前：「爺還是吃酒，還是遊玩？」郝生道：「是來遊玩。」小童依舊掃地，不一時那書童下說到：「家爺來了，請爺速行。」郝鸞因他照會過的，立起身要走，那位長者早已近來。頭帶金線方巾，身穿大紅，足下綾襪珠履，滿口鬚鬚，年在五□以上。後隨一位書生，頭帶片玉，身穿天藍，足下珠履綾襪。後跟二名管家，擔了食盒。那老翁見郝生頭帶紅巾，抹額，淡紅，箭衣，獵皮靴子，面如重棗，兩道濃眉，氣象昂昂，威風凜凜，那老翁愛之不盡，想道：天下有這等英雄，笑嘻嘻拱手上前說：「老夫欲與兄敘。」一手挽住，郝身欠身說：「晚生驚駕，大人恕罪。」二人到亭子上，見禮坐下，小童獻茶。

那老翁道：「足下不是開封府人，貴處何方？」晚生乃洛陽人氏。」老翁道：「兄是洛陽人，老夫有一相知，兄可認得？」郝生道：「不知大人相知是何人？」老翁道：「老夫相知之人，聲名浩大，此人結交四方朋友，名叫跨鳳。他父在日，曾與我同盟又同僚，兄可知否？」郝生聞言道：「小姪有眼不識，望您恕罪。」老翁驚道：「原來跨鳳賢姪。」重見一禮。郝生道：「老伯貴姓大名？」老翁道：「姓鳳名竹字名山。曾做太常寺少卿，因有病辭職。」又指那書生道：「此是小婿，姓孫名佩字玉琢。他父親是做武昌府，亦與令尊同盟。」郝鸞道：「先父在日，曾向小全主過，不知老伯駕臨。小姪孤身路遠，少來與老伯孫世兄候安。」孫佩道：「真乃幸遇，望兄恕罪。」郝生起身，辭道：「小姪失陪。」鳳公與孫佩道：今日幸會，連請也請不至，怎出此言？郝鸞道：「怎好叨擾。」那鳳公道：「請坐」不上一會，擺下酒席，那鳳公請郝生首坐。郝生道：「老伯請上坐，小姪怎敢上坐。」孫佩

道：「郝兄是客，家岳是主，那有主人替坐之禮。」鳳公又道：「小婿言之有禮。」謙遜一會，郝生只得告坐，鳳公對坐，孫佩橫坐。家人送酒上來，吃了幾杯。只見兩乘大轎到來，跟隨僕婦們，直奔四賢亭而來。家人向鳳公道：「夫人小姐到了。」鳳公道：「請他們到浮山亭去，此處有孫姑爺在此不便。」家人領命，叫那轎夫抬到浮山亭，轉彎抹角去了。

郝鸞道：「小姪有屈老伯母世妹了，今日禮該拜見，恐其不恭，唐突不便，明日到府去見禮。」鳳公道：「到明日，自然奉請。」

又敬了幾杯，孫佩談些詩文，郝鸞談些武藝，正是投機，鳳公大悅。正談得高興，下面又到了一起人。先一位頭帶方巾，身穿大紅，面麻鬚鬚，足穿烏靴。左者一人，面麻有須，儒巾儒服打扮。右者一人，不上三尺，也是一樣，儒巾儒服，後跟有二三名管家。鳳公、孫佩吃了一驚。不知這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